

林煒翔：畫畫就是我的生活

撰文／張晴文 · 攝影／陳明聰

林煒翔搬到八里的工作室之後，笑說自己愈來愈像一個宅男。其實他怎麼也不可能變成宅男，因為骨子裡感興趣的事物究竟和他們不一樣。他喜歡三不五時騎車出門，遇見喜歡的風景就停下來速寫



林煒翔 青草湖的早晨 2004 水彩紙 79×109.5cm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

幾筆。直到現在，還是經常從台北騎車回新竹老家，邊畫邊行。

工作室裡有大大小小未完成的作品，還有滿牆的風景素描。有幾幅油畫已經畫了三、五年，看來幾近完成，但是在他的眼裡還是不夠。「反正畫畫是一輩子，不必急。」這樣的決心對於卅未滿的年輕畫家來說是篤定的，這可能也是林煒翔比同齡畫家看來沉穩的原因。

他用寫長篇小說的心情來畫風景。

生長在大家庭裡，林煒翔和祖父特別親，也深受影響。「記得我三歲的時候，阿公在和室看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，我就趴在旁邊塗鴉，這是我們的飯後時光。我就在這種氛圍下長大，覺得畫畫就是一件很平靜的事。」祖父和李澤藩熟識，每逢喜慶，家裡都會收到祝賀的畫作，後來林煒翔也經常去李澤藩美術館看畫。從小接觸前輩藝術家的作品，啟發了對於台灣美術的喜愛，日後創作，多少也沾染這樣的氣味。

「我就是喜歡前輩畫家的作品，他們的畫讓我覺得，如果寫生可以把感情抓出來是很棒的，而且還能記錄當下那個時代，時間過了，就像老照片一樣可貴。」

到處看風景、寫生，也到處看展覽，這些都是林煒翔從中學時代就養

成的習慣。他經常騎著腳踏車出門晃遊，隨身帶著速寫簿或畫具，記下風景和心得。看膩了文化中心的展覽，週末就安排緊湊的台北一日行程，坐公車看遍故宮、北美館、史博館的大展，然後搭慢車回新竹。印象派、羅丹、夏卡爾的展覽都讓他印象深刻，當然更不會錯過北美館的典藏常設展，那是近距離觀賞前輩作品的難得機會。「看到前輩畫家的原作，是支持我持續寫生很大的動力，也是很重要的學習過程。那些筆觸帶給我的感動，讓我更想向他們學習。」

不斷寫生累積了好多習作，每個暑假，林煒翔都會把它們拿出來，重新檢視一遍。他當起自己的評審，把成堆的畫作分等，認為不好的就撕毀。「有幾次先拍下來要撕掉的那些，過了幾年看到照片，覺得明明這張作品是好的，可是被我撕掉了；反而有些當時覺得好的作品，現在覺得不好。那時只覺得這樣是對得起自己，是在做品管。我在《梵谷傳》讀到他說：『酒酸了就要流



林煒翔在八里的工作室 (攝影：陳明聰)



林煒翔 晃遊（四） 2009 油彩畫布 162×227cm



林煒翔 晃遊（三） 2009 油彩畫布 162×227cm



林煒翔 行旅的雲 2008 油彩畫布 100×100cm

掉。」這句話對我影響很深。現在覺得當下的判斷不一定準，那就是一個過程。」

林煒翔在新竹教育大學念了大學和研究所，但大一開始就經常上台北找正在北藝大讀書的幾個學長，那是少數可以和他一起聊藝術的人了。誰知背了畫具北上，他們卻說：「林煒翔，沒有人在台北寫生的啦！」半夜帶著他去打網咖。隔天覺得沒畫一張圖實在不安，早晨又一個人跑去關渡寫生，畫到中午差點沒中暑。

如此對於寫生幾乎有著不合時宜的執著，但憑一股傻勁磨練自己。然而這些過程都沒白費，林煒翔總是置身自然，自然也以它的道理相應。

大學這幾年，林煒翔對於創作

的方向從懷疑到堅定。「到竹師以後，很多老師都說畫風景不是創作，只是習作，加上很多學生都在嘗試新的創作方式，我這樣顯得比較保守。我很惶恐，開始做一些有的沒有的，一直在尋找。後來有機會做駐校藝術家陳建中的助理，他說我的畫有種厚重的質，應該繼續畫，覺得我的寫生可以變成作品。因為他的鼓勵，我又回頭去寫生，經過那段尋找的過程再回去畫風景，感覺也真的不一樣了。」大四的時候大家忙著教書實習，學校工作室裡幾乎沒人在畫畫了，林煒翔還是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。「畫畫讓我心情平靜。每次畫不下去，我就去跑操場，跑完覺得腦中有氧氣了，又可以慢慢戳幾筆。我總是用很淡很淡的顏料來畫，顏料乾了，好像褪色不見，就再加，然後又乾……。會這樣做是因為聽過老一輩畫水墨的人說，天空是用洗筆水這樣染了廿幾次，才会有淡淡又厚實的感覺。我就記得這句話，我要這種淡淡又厚實的感覺。」

在竹師念了八年，李足新、謝鴻均、汪聞賓、



林煒翔在八里的工作室（攝影：陳明聰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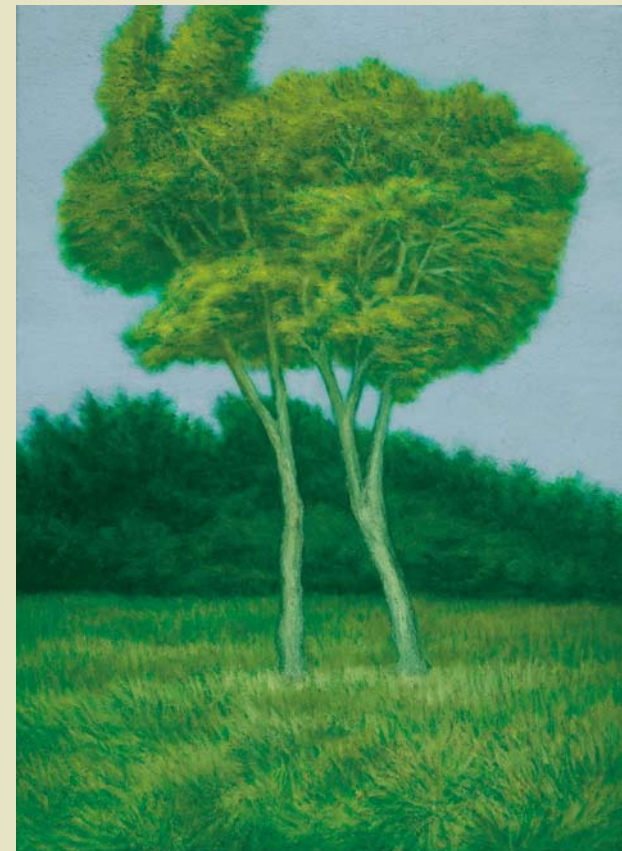
林煒翔 那天的黃昏 2009 油彩畫布 27×35cm



林煒翔 遊蹤(三) 2008 油彩畫布 100×180cm



林煒翔 霧丘 2010 油彩畫布 25.5×17.5cm



林煒翔 夢中的樹 2011 油彩畫布 33×24cm

梁丹卉都是對於他創作影響很多的老師。研究所時候因為做王嘉驥的助理，有更多機會向這位他認為鷹眼一樣銳利的老師請益。「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天，相約去便當店吃飯，路上他對我說：『要當一個藝術家，努力把自己磨圓是無效的。』他覺得我一直想要把自己磨圓，但是當藝術家不需要這樣，沒有缺點成就不了一个好的藝術家。他一句話就說到了重點，當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只覺得他真的很犀利。」

就這樣，林煒翔也就放心地任自己到處遊晃、寫生，即使在馬祖當兵的時候無法創作，還是帶著小筆記本偷時間寫寫畫畫。因為在指揮部服兵役，整天待在坑道也沒辦法看什麼風景，只有偶爾跟著指揮官出來，才有機會到處看看，見到喜歡的景物就試著用小石頭在路邊先畫一次，回來再找空檔記在筆記本上。苦悶的當兵生活，也只有在做這件事的時候能夠體會一點小小的自由。「那時候看到漂亮的風景就好高興，有時候會笑，指揮官問我在笑什麼？我說只是因為看到風

景覺得高興，他說：『你會不會想太多？！』」

去年退伍之後，林煒翔有一段時間無法畫圖，創作暫時停下。「之前有些手稿還沒畫完，但也不想繼續做，我知道腦子裡想的東西不一樣了。加上阿公在加護病房，後來過世了，我也無心畫畫。一直到今年開始，才比較有辦法做作品。」

林煒翔畫油畫，也畫水彩。「油畫畫不下去的時候，就想在紙上抓一點感覺，塗塗抹抹有點心得，又會回到畫布上再改。」經常一幅畫要來來回回畫上好幾年，因為風景對他而言是一個無可窮盡的世界。「風景是活的，是會呼吸的。我想把理想中的美好風景表達出來，卻好像永遠都達不到。我的心緒在變，它也在變，我永遠追不上它。」

儘管風景一直是林煒翔創作不變的主題，但是處理的方式漸有不同。從寫生出發、大量的水彩習作為他打下創作的基礎，「我可以更篤定地說我能在風景中找東西，而且是找不完的。」從忠實描繪到理想風景的呈現，林煒翔不再畫那些已



林煒翔 薄暮 2006 油彩畫布 24×33cm

經熟透的寫生，畫面更加鬆闊，彷彿多了空氣和水分可以流動的空間。「我認為應該去探索自己未知的，或者迷迷濛濛不清楚的感受，希望可以像詩一樣表達出來。」



林煒翔在八里的工作室（攝影：陳明聰）

台灣的自然有獨特的面貌，許多畫家都畫出了屬於這塊土地的美好豐翠。林煒翔也喜歡觀察擅長寫景的畫家作品，在各家表現裡找出特色。「大學的時候我看葉子奇的展覽，覺得好震撼，他畫出了台灣的風景。我也很喜歡連建興和洪天宇的作品。我思考著：他們的風景都提煉了什麼？他們的人和風景確實有一點像。那麼，我要怎麼真誠地把自己的狀態也放進我的風景？寫生的經驗讓我發覺山有另一種狀態，可能是他們還沒有表達出來的。」林煒翔近年的作品描繪台灣山林飽含水氣的樣貌，這是他觀察、體會到的景色。「水氣讓山更有詩意、充滿靈氣，好像隔了一層薄紗，有種神祕感。尤其北台灣的山，本來白天天氣很好，到了下午一陣霧襲過來，一下子整片都變白了。山裡的水氣很有意思，很有想像空間，那種雲霧的遮蓋，暗示著一種未知。」

看自然，也畫自然，林煒翔以徐緩的創作步調琢磨台灣的山色，同時在創作中投射自己的心



林煒翔 繞青山 2007 油彩畫布 72.5×72.5cm



林煒翔 時雨濛濛 2007 油彩畫布 72.5×90.5cm

緒。繪畫成為一件生活的功課，甚至是整理思緒的方法。「常常是心裡想著別的事，隨著畫作完成，事情也就想通了。就像無目的地散步亂晃，心情就開了。」

風景沒有說話，卻教會林煒翔許多事。「大自然有陰晴圓缺、有花開花謝，對我來說是一股支撐的力量。有時候我會停留在某個景，坐著看樹隨風飄，看一整天都不會膩。」閱讀風景往往愜意，如何轉化為創作卻是意志和技藝的考驗。「畫愈到收尾，愈覺得跟它打仗我都輸。我卡在裡頭，放不開，也不能把它丟掉，想面對它，卻又駕馭不了，會有一種無力感，有一點不甘心。每天我都在跟它磨。我在尋找自然，也尋找我自己。自然對我來說很有意思，源源不絕，無法一次看完；也因為尋找不完，所以讓我一直可以找下去。」畫了這麼多風景，林煒翔面對它的信念始終沒有改變。從無止盡的斟酌到慢慢學會釋懷且放過自己，今後將繼續生活，繼續運轉，繼續畫下去。●